

Fall Apart

从那之后，冰川开始慢慢融化。

华灯初上的时间，路边的霓虹灯管已开始闪烁跳跃。白天藏匿在写字楼里的上班族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在街上。

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刚结束一通不算愉快的长途通话，庾澄庆拿上棒球外套，打算拦一辆车回家；

被通话影响的情绪已不太适合按原计划工作，他摇头喟叹，又是除了负面情绪毫无有效产出的一天。

还未在路边站定，就听见一声喇叭声响，他不禁蹙眉，往路边看。现在的年轻人开车都只顾得自己耍威风，并没有在注意马路安全了，他想；

自从好友因一场惨烈的车祸离世以后，每次听到超出正常分贝范围的喇叭声或刹车声，他都会条件反射性地胃痛想吐；他甚至减少了自己驾车的次数，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些无法控制的交通意外。

一辆眼熟的轿跑在路边停下后，车窗随即被摇下，半张脸从驾驶位那边探出；他听见一个人冲着他说：“上车。”

声音不大，语气却很坚定，对方也似乎很确定他听到了，副驾驶的门缓缓被打开。

他很久没见到这个人了，久到他也已经忘记有多久了。

稍微迟疑了几秒钟，感觉已经有到路过的行人好奇回头张望；想起这附近有不少人平时会认出他；他不想在这个时间过于引人注目；把帽檐拉低了一些，沉默地避过驾车人的视线，用手轻轻地关掉了副驾驶的车门，坐进了后座。

仪表盘指针指向60迈，汽车以不快不慢的速度行驶着，平稳得无法显露出驾驶位上他的心情。车厢内的空气安静且日常，开车的人盯着前方，后座的乘客也只是看着窗外，没有说话。

经年不见面的两个人，见了面能说什么呢？

聊近况？对方不一定想知道，真想知道……他也不用亲自来问。

聊心情？好的坏的，也都没有立场和必要与他分享；

聊天气？就好像他们第二天还会有约会一样，但其实呢～

当发现车并没往家的方向开的时候，他看了看驾驶位那边：

视线中，除了执掌方向盘对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他禁不住抬头看了看后视镜，却不小心看进镜子中对方的眼睛，像有感应一样，对方也看了镜子里的他一眼，他下意识立刻把视线移开。

驾驶位上的人首先打破沉默：“先跟我去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家。”

语调很温和，但却是不容置疑的语气。

既然已经上了贼船，也只好安之若素地乖乖配合；他冲着前座点点头，就像是他能看到他动作似的。

车子到了一个他曾经很熟悉的地方。

事实是自从1992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这里，眼前的街景似乎变化不大，时空在这里仿佛失去了魔法，像是被冰冻了一样。

眼前这段楼梯，在很多年前他走过无数遍……愉快地和同伴们打闹着奔上楼，互相抱怨着对方哪一段没有弹好或者唱得有多烂；三步并作两步的从楼梯上直接跳下来奔到路边阿嬷那里买刨冰，一边吃一边等阿嬷再做一份不同味道的送给自己。

一幕一幕，历历在目。

回忆开始占据自己的大脑，他亦步亦趋地跟着对方进入这个时间隧道。

他被请进门后，房门被关上，印象中总是乱糟糟的录音室此刻空荡荡的，当年的设备都已经被搬空，只留下一张茶几，一大一小两张沙发，几本过期的杂志散落在沙发上。

房子像被人认真地保养过，即使是旧屋，也没有灰尘遍地的闲置景象，目光所及之处倒是干净而整洁；

因为曾经被当作录音室使用，关上门窗之后，显得异常地干净，连自己的呼吸声好像都变成噪音。

“干吗带我来这里？”

对方没有回答，而是把沙发上的杂志随手整理了一下，放在茶几上。

“不说话我要走了”他觉得这种可笑的回忆节目也够了，想单方面退出。

“坐下说吧。”

对方拍拍身边的座位。

男人给出了解决方案，按他以前的性格总要别扭个几次才肯听；

但此刻他只想尽快结束对话，他靠着另外一边落座，特意留了一些距离给两人。

“你要去上海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.....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这个月月底就启程？”

“你问这个干嘛”

“妈妈和外婆也要跟你过去？”

“.....”

“拍戏从来不是你的爱好，你有仔细考虑过吗？”

“.....关你什么事.....”

“你有在好好规划你的生活吗？”

“？？？”

对方语气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些关切，但飘进他的耳朵里面却变成了质问；

他的情绪陡然升腾起来，本来就心烦意乱的一个晚上，这个人的话像一头怪兽想要吞噬他；

凭什么啊，他想。

“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！”他直截了当地说；

“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！”

“你根本不在乎原因，何必问？！”

他连珠炮似地回嘴，似乎这样既可以堵住对方不再发问。

他僵硬地盯着大门，回避着对方探究的目光。

“是你不想跟我有关系吧！”对方丢过来一个眼神；

“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，你现在就可以走。”

他似乎也不想跟自己多谈，但他凭什么可以游刃有余地用寥寥数语来撩拨他的情绪。

他不想再继续下去了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讨论任何私人问题的必要；

歌手抓着棒球帽，气势汹汹地站起来像是夺门而出。

“你真的觉得这个决定，对你自己和音乐，都问心无愧吗？”

背后传来了这句话。

而房间里的温度似乎降到了冰点。

他的肩膀开始无法抑制地颤抖，不知道是因为对方看穿了自己的虚弱，还是过于残忍地直接。

安静的空间里，他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都在簌簌发抖。

对方起身，绕到他的面前，按着他的肩膀试图让他冷静，几乎把他弄疼的地步，他的外套因此而皱了起来；

他恼自己，如此轻易的被他控制住情绪和身体；他竭力想躲开的东西，想要维持住的东西，在这个人面前显得是这样的无所遁形。

只消几句话，他就已经调动了所有的精神气力来应付，他感到既疲惫又难堪……生气吗？如果仅仅是恼怒的话，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生气呢？

这个人，既然多年前就已经不在乎自己的生活了，这个时候跳出来干吗？

“难道我有伸手求助过吗？”他自认为没有；那凭什么自己在他面前每每都会如此软弱，既无法逃离也无法挣脱呢？

他抬头看向对方的眼睛，那双漆黑的瞳仁，此刻显得平静而了然，带着点关切的神色看着他。

他很久没有这样看着对方了，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在被这个人打量。

难道是自己的软弱和依赖，给了他肆无忌惮伤害自己的武器？想到这里，他开始用力地想要推开他。

对方像是料到他的反应一样，反而把他抓得更紧了。他开始不再伪装礼貌和疏远，反正自己最无理的行径他都见识过了，把坏掉的情绪都展露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“反正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被轻易挖角，被宠坏的歌手罢了。”他想。

随着动作幅度变大，想尽量摆脱钳制的他，开始口不择言。

“这些年都不管不顾，现在又想来控制我？你放开！”他不管不顾地喊道。

他看到对方的神色终于划过一道裂痕，钳制他的双手也松开了一些；

他知道他不该讲这句话，但不知为何，他不想去考虑后果，他已经没有任何余力去周全这个场面了，他只想从他身边逃走。

他挑衅式地盯着对方，想要总言语报复的心理裹挟了他；

“被我说中了是吗？大老板。”

男人撞过来的时候，他的直觉是“我要被揍了吗？”；只来得及睁大眼睛，嘴唇就已经被堵住了；一瞬间他窒住了呼吸，手上推搡的动作也停滞了；

他感觉到自己在被热烈地吻着，很久没有亲近过的气息像一阵龙卷风要把自己从这个地球上带走。

意识回炉，愤怒继续占了上风，他狠下心咬了一下含着他的嘴唇；感受到突然来的吃痛，男人终于放开了他；他连忙往后跳开了几步，像一只从主人身边逃开的猫；

用力呼吸的空隙，他看到对方用大拇指抹了抹被咬伤的位置，他嘴唇好像流血了……

……

并不是很痛，张耕宇想；

“第一次在吻他的时候被咬……离家出走太久的猫果然开始有点难驯”他在内心暗笑。

他看到几步以外的人，嘴唇红彤彤，湿漉漉的，艳红诱人；那双漂亮的眼睛透露出慌张躲闪的神色。

他其实很想继续逗逗这只猫，听听那张唇瓣还会吐露什么乱七八糟的话；

但此时嘴唇上刺刺的痛感，和对方胡乱抓挠的爪子，都提醒他冷静沟通似乎已不起作用，那还不如用最直接原始的办法……在他伤到他自己之前。

大步走过去，对方本能地抬起双手，他顺势扯他的胳膊把他拽倒在沙发上，同时不忘记用手掌护住了他的头，不听话的人想挣脱似的反手拉住他，结果是两个人都被带到沙发上叠在了一起。

他看到那张好看的脸因为撞击而皱起来，艳红的唇瓣开合着抱怨着什么；漂亮的眼睛带着愤怒和破裂的神色看着他，他用双手盖住他的眼睛，低头重新吻了上去。

一切都变得缓慢而安静，软软的唇瓣里一股香甜的气息缠上来，像刚刚喝完的香蕉味牛奶的甜味；他觉得自己受伤的嘴唇都被弄上了这个味道……他一边亲吻他一边把空气堵进去，不然身下的人亲吻时连换气都不会……他到底怎么结婚生子的？他感觉到对方的鼻息拂过脸颊，像是不知道怎么办一样，怀里的人开始毫无章法的挣扎，但两人身体的热度却慢慢的升了上来，他并未因此停下动作，反而越发激烈的吻他，用自己的舌头纠缠着他的不放。

他把胡乱推搡着自己的双手小心的抓住，压到头顶上去；他的手腕很纤细，只需要一只手就可以完全的制死，看着小巧白皙的手指无力的舒展着，白皙的脸颊开始泛起鲜艳的红润，像是熟透一样的发着烫；这个时候他可一点也不想要停下来，即使身下人抗拒的努力还算可爱。他觉得事隔经年，在这种事情上他的不安和陌生还是一如以前——他满意地感受着这一点，在被身下的人有点喘不过气的时候放开了他。

看着他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沙发上喘息，一双眼睛充盈水汽，眼睑打湿黏在一起，朦朦胧胧地泛着失神的目光；他像是在哭泣，但绝不是以前那种害羞的或撒娇的样子……张耕宇并没有觉得自己很过分，他甚至有些欣慰对方疏远的假面开始慢慢瓦解。

“对不起”…“害你流血了”几不可闻的声音从软糯的唇瓣间滑出；

他的眼泪濡湿了沙发的一小块布料，他安慰地摸了摸他的脸颊，在耳边低声安抚着：“嘘～没事。”

“你并没有咬得很痛，”他说。

他睁开哭得微肿的眼睛，发现张耕宇正俯下身看着他，眼中满是温柔。

“你在生我的气吗？因为我亲了你”他耐心地等他回答；

“.....”没有办法回答是或不是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像漏水一样渗出来.....

他挣扎着用胳膊捂住脸，再次感觉被爱意灼伤出伤口，一股强烈的愧疚感掐住了他的心脏，让他痛苦不堪。

“如果你一定要哭，我更希望你是以另一种方式为我哭出来。”

男人的口气像是在讨论唱片质量一样镇定；

他一下子愣住了，从耳朵迅速地红到脖颈；

天啊，他讲这种话是要故意看我难堪吗？他想。

他痛苦地扭动着身体，尴尬和不安在体内肆意窜逃，他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真的只想看他笑话。

男人并没有感受到他内心复杂的情绪，而是用受伤的嘴唇亲吻着他的手背，诚恳地追问：“你愿意吗？”

似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，他的灵魂告诉他避无可避，毫无办法，只能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男人看着他的眼睛，再次俯下身子吻住了他，他微微地颤抖了一下，随即紧紧握住了男人捧着自己脸的手，他的脸开始变得很烫，他开始不甘心地回吻对方，可是还不到五秒钟就开始气喘吁吁；对方没有轻易让出主动权，而是把他按在沙发上，用谈不上温柔的手法激烈地啃咬他的下唇，这种像是要被吞吃入腹的吻法让他开始感觉到疼痛，但是疼痛是好的，他想；至少说明他在被人需要着。

在某个时刻，男人短暂地允许他呼吸，用暗哑的声音在他耳边说：“如果你改变主意，可以随时叫停。”

男人声音中的巨大渴望让他的心脏怦怦直跳——终于——他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满足，他既对他仍然还有难以抑制的占有欲，又因为长时间的疏离想尽量表现地尊重他，感受到男人在被欲望和情绪撕扯，他没有来由地兴奋起来。

他舔舐着男人受伤的嘴唇，浅浅的血腥意味在舌尖弥漫开来，像上瘾的毒药一样，他感到有些眩晕。

“我说了我愿意。”

男人开始亲吻他的锁骨，衬衫被解开，露出了腰部苍白的肌肤。他将手抚上那片紧致细软的腰腹，拇指磨蹭引起对方支离破碎的呻吟，身下的人眼睛周围连着耳朵的那一片都红得不像样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那样子非常好看。

随着男人的动作，他微微喘息，在沙发上挣扎着，他感觉到男人的手从他的锁骨间滑过，接着是他的胸口，一直到他紧绷的腹部，然后是一一

他太久没有做爱了，就连自己解决都很少，因为他不算是很容易被挑起性欲的人……他记得第一次和她度过的那一晚，女人把各种花样付诸在他身上时，他也没有显得很情动，仿佛身上的女人可有可无，他被她搂住亲吻的时候，她在耳边说：“你该不会是性冷淡吧？”语气并没有不开心反而有些愉悦。

他后来想，对方开心，可能是她觉得征服一个性冷淡是一件倍感自豪的事。

他没有跟她说这些，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。

如今的他躺在沙发上，敏感的身体还不适应这么突然的侵袭，男人手掌触碰的肌肤烧成一片，火辣辣的感觉盖过了大部分的快感，他已经太久没有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了，很多年前他的身体被对方探索过，但那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；他知道自己需要适应，但是又担心自己的异状被对方看出来，羞耻感和不适感继续把他折磨出了更多的眼泪。

男人扶住他的腰侧，突出的骨头让他皱了皱眉，“怎么瘦成这样？”他感受到男人的手覆上自己的欲望，忍不住泄露出几声清冽而沙哑的喘息，男人手上的动作没有停缓，逼出他更多呜咽，情欲卷着悲哀像浪潮一样裹住了他的身体，他感到太过超过的快感在冲击着自己，在神经过敏的边缘，男人和他的过往种种不受控制地撬开记忆钻入脑子里，渐渐的他再也想不起其他事情了，眼前只剩那双温柔而坚定的黑眼睛看着他，在这样的眼神里他有些过于放松了，他不由自主的攀附在对方的身体上，用不安的扭动继续发出邀请。

进入的过程是挣扎的，他的紧张和男人的火热导致两个人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，因为疼痛而他脸色苍白地抱怨了半天，好不容易两个人都适应，他才允许男人继续动作。

他头发已经汗湿透了，脊背在对方的安抚下平静地放松下来，身体被进入之后不由自主地颤抖，他咬紧牙关但还是忍不住地发出咕嚕咕嚕的声音，男人说他像一只暴躁的猫咪，他听到这句话笑一口咬在对方的喉咙上，然后又被吻住了。

他被操得狼狈不堪，前额的头发湿答答地粘在脑门上，快感浪潮席卷着他的全身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发出了多少羞耻的声音，但还是尽可能地舒展自己以更好地接纳对方。在每次施力的过程中，他都能看到男人漆黑的眼睛变得又深又暗，仿佛有一场黑色的风暴在里面席卷着，他承受不了的时候会控制不住喊着对方的名字，每一声都带着点绝望的爱意和甜蜜的期待，男人没有说话，但是手却将他抱得更紧了些，同时也进入得更深了些，仿佛在用身体告诉他——我在这里。

最后他确实以另一种方式哭了出来，以一种更好的方式。

情欲褪去带来的是令人痛苦的空虚，他想挣扎地坐起来，但又被男人一把捞进怀里，他意识到今天发生的事，完全脱离了轨道，看着下身的一片狼藉，他感觉自己像张湿答答的纸巾，沉重又易碎。

这可怎么办。

他捂住了自己的脸，耳尖冒起的红色与眼角的绯红连成一片。他靠着他，两个人的心跳慢慢开始变得同频，他还在想应该说点什么的时候，对方先开了口。

“你不用觉得有什么罪恶感，就当是被我强迫的就好。”

“就算你咬我一口还给我的。”

“？”这到底谁更亏啊，他想。

出于难以言述的目的，他没有接下这句话。

他想了想以后开口。

“来的时候你问我的事，你可以放心。”

男人在等他继续说。

“我本来也没有要搬去上海，有一部戏想找我，我已经推掉了。”

“就在你来找我之前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当然会继续做音乐的，除了这个别的我也不太会。”

男人听到这些话，为置可否，只是说：“你能想清楚就好，我为你开心。”

他好不容易雀跃起来的心情又沉了下去，就这？他今天十万火急的把自己绑架过来按在沙发上办了，就是要对自己说这些吗？

他想从他身边逃走，但身体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，刚才的情事耗尽了他的精力，只能扭头狠狠地瞪他。

“我只是担心你真的要离开”

“所以我带你来这里，希望你能记得自己对音乐的承诺。”

男人的样子无比诚恳，一如几十年前他劝自己不要因为一张唱片的失利就轻言放弃。

他看着对方，感觉到脑子里一直悬着的气球破掉了，咕噜出一团空气，很快地消散开来；房子里灯光发射出来的暖金色光芒，照得他裸露的皮肤不再感到寒冷。

他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他有时候会失望于自己对男人的无止境的依赖，让他的人生虽然美好却也像固定的轨迹。

可现在，他却觉得男人是这条轨迹的保险栓，自己偏离了轨道的时候，他就会从阴影里跳出来拉回自己。

“那么，你后悔今晚坐上我的车吗？”他仿佛心情很好的问他。

他想他已经作出了回答。

END.